

无“度”的故事
——前车之鉴

孔明包揽过度



孔明是位非常优秀的人物，他不仅才智过人，而且有高尚的品德,敬业精神极强,他对蜀汉的事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令人感动。

孔明只活了 54 岁，谁都知道他是累死的，他的早逝是因为操劳过度，积劳成疾而致。而过度操劳又因为他“事必躬亲”、“亲理细事，汗流终日”的包办做法，大事小事全操心。孔明六出祁山时，曾施激将法派人送信给司马懿，激司马懿出战。老奸巨猾的司马懿不受激,却向蜀国来使打听‘孔明寝食及事之烦简”,来使答曰“:丞相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日不过数升。”司马懿听后对诸将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你激我出兵,我偏不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兵，反正你孔明活不了多久了。果然，孔明不久就星陨五丈原，从此注定了西蜀败亡的趋势。

孔明认真负责，心是好的，但好心却办坏了事，皆因包揽过度。孔明事无巨细，全部包揽的做法有以下三点害处：

其一，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事业的永续。

孔明是个很讲情义的人，懂得知恩报恩。为了报答刘备的三顾知遇之恩,完成刘备的托孤重任“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孔明包揽大小事情绝不是为了专权，惟一的原因是对别人做事不放心，怕部下做坏了事而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但是，在这种“不放心”之下，部属被夺去了应有的权力，其积极性和上进心大大受挫，其能力和水平得不到提高。小孩学走路肯定要跌跤，但是人们绝不会害怕孩子跌跤而不让他学走路。包办代替的做法影响了接班人的经风雨、见世面，不利于他们的成长。

西蜀政权衰落得很快，原因就是缺乏人才。曹操、孙权的人才群如同接力跑,人才是一茬一茬的。曹操生前,有荀或、郭嘉、荀攸、程昱等高才 曹操死后,魏国又有司马懿、邓艾、钟会等高谋之人接过智囊团的班。孙权的人才群,先是由周瑜、鲁肃等人组成,后又由吕蒙、陆逊等人接班。刘备的西蜀则不然，仅仅造就了一茬人才，孔明一死，竟无一位能继承事业的接班人，这无疑是导致西蜀灭亡的原因之一。刘备治蜀时人才济济,事业鼎盛 孔明治蜀时,人才寥若晨星,事业尚可维持 孔明死后,西蜀后继乏人。朝中文靠蒋琬、费祎,武靠姜维。但是,蒋、费均为守摊之人,才气不足,且无进取能力 姜维只能领兵打仗，缺乏治国安邦的能力，难负统一天下的重任。魏将邓艾偷渡阴平后，西蜀满朝群臣竟无一人有良策破敌。孔明从政事必躬亲的做法管得了一时,管不了长久 管得了生前,管不了死后,反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

其二,容易犯主次不分,因小失大的错误。

领导者要想大事,作决策,抓全局性、关键性的工作,让部下去处理局部的、一般的、日常的工作。一个人无论怎样才华横溢，也不可能干好主、次所有的工作。如果什么都干，可能什么也干不好，就像什么病都治的药可能什么病也治不好一样。“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到头来很可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倒是西汉文帝时的丞相陈平高明。有一次汉文帝问他国家一年收入多少钱，陈平说：我不知道，我可以问问财政部门。汉文帝又问他国家一年收入多少粮食，陈平说：我也不知道，我可以问问粮食部门。汉文帝又问道：你这个丞相究竟干些什么呢？陈平回答：丞相上辅天子,下管群臣,这才是我应当做好的事。

管理总需有一个“度”,如果过度了,不但管不过来,而且会到处出娄子。将属于部下的权力授给部下，不但可以使领导者从琐碎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心处理大事，而且也可以使部下独当一面，发挥出自己的潜能。

其三“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后人推崇孔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又对他事必躬亲的后果十分惋惜。孔明本想完成先帝的托孤重任，实现统一全国的抱负,但是只活了 54 岁就累死了。人死了，何谈成就大业？身体再结实,精力再充沛,人也是血肉之躯,这样长久拼命干下去,岂有不积劳成疾的！从孔明的死应当得到教训：不要代替你的部下做他应当做的事,不要对谁都不放心,要放手发动群众,信任你的部下,只有这样才能既做好自己的工作，又始终保持健康的身体和充沛的精力。

杜甫在追念孔明的一首名为《蜀相》的诗中说：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们对孔明未成就事业表示惋惜的同时，应当获取有益的启迪：凡事皆有度，欲速则不达。

巴尔扎克劳累过度



一位负债累累的年轻人，用铅笔在一张纸片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拿破仑用剑所没有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它。”年轻人将纸片贴在拿破仑石膏雕像的底部，以此来激励自己努力奋斗。这位豪气贯虹的年轻人就是被后人誉为“文坛国王”的法国大作家巴尔扎克。

巴尔扎克一生写了上百部作品，《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便是其中最为优秀的代表作品。如此高产高质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恐怕还找不出第二个人来。巴尔扎克是个奇才，又是个工作狂，像《高老头》这样的世界名著，巴尔扎克一气呵成，只用了三天三夜便写了出来，这真是一个奇迹。

巴尔扎克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准备撰写 143 部作品，冠以《人间喜剧》的总题目。由于长年劳累过度，疾病缠身，巴尔扎克只活了 51 岁，这一宏伟计划只完成了 91 部。他临终时呼喊着《人间喜剧》中人物的名字“皮尔训，皮尔训。”就这样离开了人世。巴尔扎克是多么希望名医皮尔训来挽救他的生命，可惜壮志未酬身先亡。巴尔扎克写作起来废寝忘食，不分昼夜，不顾身体，他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通宵达旦。为了使大脑一直处于兴奋状态，他每天靠喝浓咖啡提神。与其说巴尔扎克是拿健康作赌注，不如说他在肆意透支生命。把老年的生命、时间提前用了，还能有老年吗？

我国当代作家路遥在写《平凡的世界》时日夜工作，困极了就伏案稍息，饿极了就啃几口冷馍充饥。《平凡的世界》写得确实好，称得上文学精品，可是巨著问世了，路遥却大病一场。由于路遥写作太

“玩命”,终于身患绝症,年仅 42 岁便乘鹤西行。在科学家、作家、艺术家当中，因积劳成疾以致英年早逝者，如蒋筑英、罗健夫、张广厚等,不胜枚举。

像巴尔扎克、路遥等为事业不惜透支生命以致早逝的英才们，不论对自己还是对社会，都是巨大的损失。浪费时间、恣意挥霍时间固不可取，但为了事业置健康于不顾，任意透支生命，也不值得提倡。旺盛的精力寓于健康的身体。一个体弱多病的人，空有其志而不能实现，徒有理想而不可达。

人生在世，理当勤奋，理当奉献。但是，路要一步一步地走。生活是没有止境的，工作是一辈子都做不完的。因此，应量力而行，循序渐进，万万不可把自己逼得太紧。过度劳累，极有可能适得其反。许多人虽有高才，但人不在了，才华也随之而去。时间对一个人来说,实在是太宝贵了。有时间,则可以做事,发挥才能,失去了时间，何言做事立业？如果再给诸葛亮几年时间，必定会有七出祁山，说不定大功告成。如果再给陈景润几年时间，哥德巴赫猜想可能会被攻破。如果再给巴尔扎克几年时间，肯定又有许多部名著问世。可惜，这样的机会没有了，因为他们不再拥有时间。“没有时间了”，这已成为许多伟大人物临终前的最大遗憾。

范进大喜过度



《儒林外史》有一则范进中举的故事：

有一人叫周进,屡试不第,在一所蒙馆教课糊口,屡受众人嘲弄。一次，偶去省城“贡院”观光，那是专门举行乡试的场所，他触景生情,只觉无限辛酸,委屈得‘一头撞在号板,直僵僵不省人事”众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不忍,凑钱帮他捐了个监生入场应考,不想居然中了,自此官运亨通,三年内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

老童生范进,应考20余次,总是进不了学,此番应试,适逢周进主考,出于同病相怜,填了他第一名。范进求官心切,不顾岳父胡屠户的臭骂,继续又去城里参加乡试,谁知中了举人。范进得知中举消息,欣喜若狂,两手一拍,不省人事,被他岳父一记巴掌,方始打得醒过神来。这范进中举以后,有送田地的,有送店房的,有投身为仆以图荫庇的,趋炎生悲,却把个老母活脱脱喜死。

喜怒哀乐本是人之常情。英国哲学家斯宾塞有句名言:“生命的潮汐因快乐而升。”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个人处于喜的情境,周身通泰,身心均呈最佳状态。

然而,现实生活中乐极生悲的现象亦屡见不鲜。《儒林外史》中的范进因中举而发疯;《说岳全书》中的牛皋,骑在金兀术背上大笑而死;《齐东野语》中的盛度高中探花,其父‘颐解而卒”,笑掉下巴,一命呜呼。据国内外报道,遇到佳节良辰时死亡率比平时高,而且多有猝死的病例。

获得意外的收获时,情绪容易失控,容易由惊喜转入狂喜,进而忘乎所以,失去理智,以致做出蠢事。范进中举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古人告诫我们:“福无双至。”福为何不能双至?为何不能喜上加喜?就是因为一般人得福后易因喜而狂,思想麻痹了,警惕性差了,危机感消失了,容易犯平时根本不可能犯的‘低级错误”,反而因福引祸。人的一生不但与风险同伴,而且常与成功同行。在成功中,有些人感情开始冲动,自以为是,头脑发涨,以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盲目扩张,四面出击,最后跌了大跟斗。有些人情商高,他们遇喜虽喜却不狂,危机感常存,因此他们‘福有双至”。

人生得意莫尽欢,莫夸大自己所得到的东西。什么叫夸大自己所得到的东西?《史记·管晏列传》里记载了一则故事:晏子在齐国

为相时，一次乘车从街上过，他的车夫的妻子从门缝中偷偷观察，发现她丈夫春风满面、得意洋洋。等到车夫回家后，他的妻子就请求离他而去。车夫忙问是什么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长不到六尺，身为齐国相国,名扬四方,刚才我看他外出,深思熟虑,一副谦让恭谨的样子。你虽身高八尺，却只是给人家当车夫，然而，你的神态却显得自满，因此我请求离开你。”这车夫听了妻子的话不再自满。晏子发现了车夫的变化后，就问他缘故，他如实回答了，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人生得意时，并不是非得拉长脸，作痛苦状。人生在世，逢上得意之事,欢庆一番,欢闹一场,并不为过,问题的关键是要做到欢而不狂,欢而有度,欢乐之后,头脑依然清醒,依然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

张飞生气过度



张飞是一员猛将，立下战功无数，是刘备集团中的重要成员。但是,张飞极易感情冲动,暴躁成性,却毫无控制情绪的能力,所以也经常惹祸误事。

关羽死后,张飞闻讯,旦夕号泣,血湿衣襟,每日酒醉,怒气愈加。帐上帐下，但有犯者即鞭挞之，多有鞭死者。如果说当时的刘备已丧失了理智，张飞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备准备统帅大军伐吴。张飞回到阆中下令全军：限三日之内制办白旗白甲，三军挂孝伐吴。第二天,部将范疆、张达向张飞请示白旗白甲,一时无措,须宽限几天才行。范疆、张达的请示本合情合理，但张飞却大怒，把二将“缚在树上,各鞭打五十”。打得二人满口出血。鞭毕,以手指之曰：“来日俱有完备！若违了限，即杀汝二人示众！”二人寻思无活路，于是趁张

飞大醉沉睡之机，杀害了张飞。

历史上有许多因怒伤身败业的故事。仅一部《三国演义》，就有多少智者勇者死于“大怒”之中。

因怒伤身的除张飞外，还有王朗、周瑜、孙策等人。诸葛亮阵前骂王朗，长篇大论，用词犀利，针对王朗倚老卖老、虚荣心极强而心理素质极其脆弱的特点，攻其要害，行攻心之战，意把魏国司徒王朗活活骂死。王朗又气恼又羞愧，怒火攻心，大叫一声，跌下马来，气绝而死。周瑜与诸葛亮斗智，三次皆输，怒火心中烧，壮志未酬身先亡。小霸王孙策英雄气盛，不能容人之长，看见百姓尊敬道士于吉，竟不能容忍，一怒再怒，盛怒暴怒，最后怒杀于吉，孙策自己也因怒而亡。

因怒杀害他人的是曹操。群英会蒋干盗书，中了周瑜之计。曹操生性多疑，一看蒋干偷来的书信，大怒，头脑冲动，丧失理智，立即将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斩首，成全了周瑜的“借刀杀人”之谋。

因怒败业的人物更多。关羽被害，刘备先是悲不可止，后又怒不可遏，终于做出极不明智之举，出兵伐吴兵败，导致蜀汉元气大伤。

怒，是一种富有冲动性的情绪。怒的缘由很复杂，一般来说，在遇到挫折或被人恶意中伤而造成的不幸等情况下最易发生，如受人欺侮或欺骗、言行遭反对、权利被侵夺、秘密被泄漏、善意被误解等等。

怒的强度，从轻微的不满、生气，到愠怒、激怒，到大怒、暴怒。怒作为人的心理过程，是人的自卫本性，凡不能发怒的人，必受人侵害。适度的怒，对体力活动、脑力活动都可成为适当刺激，有利于行为效率，如发愤图强。怒作为一种情感的发泄，在某些情况下，对抑郁的情绪、重荷的心理，有疏导、松缓作用。

然而，过度的怒则伤身、伤心、败业，诚如《黄帝内经》所书，大怒伤肝，影响健康。常怒的人，一般都体质不佳，具有神经质，而且“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就难免闯祸，小者损己伤人，大者祸国殃

民。因此,历来提倡“制怒”。

怒气乃杀人的一把刀，怒气有三害：

一害乃伤身。怒气危害人体健康。世间万事，危害健康最甚者，莫过于三气,即怒气、怨气、窝囊气,以怒气为最。

现代医学证实，生气动怒对人体健康至少有十害。一害肺脏，怒则气促胸闷,危及肺脏;二害肝脏,怒则肝气不顺,肝胆不和,易患肝病;三害胃脏,怒则致胃黏膜充血,食欲不振,易发生胃溃疡;四害心血管系统,怒则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诱发心脑疾病;五害神经系统,怒会引起神经衰弱;六害肾脏;七害泌尿系统;八害皮肤；九害内分泌系统；十害最甚，怒会引发猝死，王朗就是猝死的。日常生活中因大怒暴怒而面红耳赤，心悖血涌，吐血而死者并不少见，经常生气的人不会有健康的身体，更不会长寿。

二害乃伤心。经常发怒的人，心理素质降低，愈来愈承受不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头脑因冲动而不冷静，思路不再清晰，言语不再准确，常常愈想路愈窄，易患心理疾病。更有甚者，因怒而丧失理智做出荒唐事，一怒留下千古恨。

三害乃败业。刘备的例子便是明证。

典韦贪杯过度



典韦乃曹操的心腹爱将，使一副双戟，有万夫不当之勇。张绣假降曹操后,欲除典韦,以治曹操。张绣请典韦吃酒,典韦贪杯,尽醉而归，张绣派人趁典韦酒醉盗去他的双戟。半夜张绣进攻曹营，喊杀声震天,典韦惊醒,寻不见双戟,于是抓起两名士兵,挥舞而战,最后战死。

《三国演义》中还有几位贪杯的主儿。淳于琼乃袁绍的部将,在乌巢护卫军粮,责任重大。淳于琼嗜酒成性,天天喝得大醉,官渡之战时,曹操用许攸之计,夜袭乌巢。时淳于琼方与众将饮了酒,醉卧帐中,闻鼓噪之声,连忙跳起问:"何故喧闹?"言未已,早被曹兵挠钩拖翻。淳于琼被擒,见曹操,曹操命割去其耳鼻手指,缚于马上,放回袁绍营以辱之。

张飞更是嗜酒贪杯,酒后必暴怒,鞭打士兵。此取祸之道。守徐州时,不听陈登之劝,大饮而醉,被吕布夜袭,丢了徐州,也丢了刘备家小。关羽死后,张飞又暴饮,鞭打部将范疆、张达。张飞之死,除了暴躁,嗜酒成性也是死因之一。倘若那天晚上不醉,范疆、张达也不会得手。

朋友们聚在一起喝点酒,聊聊天,交流信息,增进感情,本是人生一件快事。但饮酒一过度就出事了,轻者出洋相,重者伤和气,更有甚者伤身体、误正事。

因酒误事的例子,古今中外实在太多了。1997 年 10 月,河南一施工工地,负责施工的郑州市某建筑公司在拆卸塔吊时,发生塔吊倒塌,当场砸死 6 人的重大事故。经调查,酒后作业、违章操作是造成这起惨祸的主要原因。事故发生的当天,上车操作的塔吊班班长和吊装工 4 人在中午喝了近 3瓶白酒、8 瓶啤酒。由于酒后作业,反应迟钝,在拆卸塔吊作业中,错误操作,造成整体失衡,使塔吊的配重臂、起重臂、塔帽全部落地,酿成惨祸。

唐太宗求寿过度



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位开明皇帝,他的文治武功开

创了贞观盛世,然而他仅活了 50岁。关于唐太宗的死因，人们百思不得其解。

1970 年，我国考古学家在唐都长安挖掘到了一张“长生药”药方，这张药方解开了这一谜团：使唐太宗丧命的，不是病魔，不是劳累,也不是他的敌人,竟然是他自己吃的‘长生药’!

中国一代一代的皇帝希图长生。战国时期的燕王曾派人去学“不死之道”,但还未学得,自称有‘不死之道’的人居然死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徐福率一支由数千童男童女组成的庞大队伍，渡海往传说中的仙岛蓬莱去寻找“仙药”，结果一去不回，杳无音信。企图长生不老的秦始皇也在公元前 210 年归天了。汉武帝刘彻连年征战,开疆拓土,国势强盛。汉武帝也求长生,从他那个年代起,开始筑高炉炼起了金丹。因为水银是一种金属，却呈液体状态，能溶解包括不怕火热的黄金在内的金属，而硫磺能制服水银，因此道士们认为水银属阴，硫磺属阳，阴阳交融便可制得灵丹妙药。炼丹术维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唐朝的几位皇帝则深受其害。

唐太宗在打败帝那伏帝国后，在俘虏中发现一名叫那罗迩娑婆的和尚,自称会炼制‘长生药’。唐太宗便待他如上宾,请他来炼制。结果唐太宗在吃下他炼制的含汞、铅、砷等剧毒物质的“长生药”后即因中毒而亡。

唐太宗长生不成,反而丧命。他的后代宪宗、穆宗、武宗、宣宗、敬宗等并未接受教训,也相继吃了‘长生药’而断送了性命。

历朝历代的帝王权贵不满足于长寿，要进而追求长生。但是，凡属追求长生的，大追求大失败，小追求小失败，无一例外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力求长寿是可能的，但也是有条件的。追求长生则是愚蠢的、无望的。人类无法突破自然的终极限制。人与人之间，身体的总体使用年限相差无几，无非是在平均预期寿命的上下限三五十年间徘徊。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据生命科学家的研究，只要内外因素合适，活到八九十岁，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但要突破 100 岁，则需要具备某些特质和条件。

我们的听觉、视觉、心智能力、身体力量、造血系统、消化系统等身体功能都会逐步衰退，即使现代医学能够给我们一个超强的心脏和大脑，也无法使寿命延长太久，因为其他部件不配套。譬如汽车的引擎只能使用 20 年，即使轮胎的耐用程度超过 100 年,也没法使整台车子支撑到 100年之久。

死,是个体生命的大限,无法超越。人的生命从生过渡到死,是不可抗拒的，这是自然的规律。

李逵外向性过度



心理学把人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黏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胆汁质类型的人精力充沛,工作热情高,作风雷厉风行,坦率、直爽、果敢、顽强,但外向而激烈,形于言表,易发激情,缺乏自制力,大多性子较急。

上述四种气质类型,并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格内向、外向,也没有好坏之异。关键是要有度。过于内向或过于外向，性子过急或性子过慢，过于坦率、直爽，就容易出问题。梁山泊的黑旋风李逵就是一个过于粗犷的人。

李逵是一条好汉,冲锋在前,不惜力,不惜命 但他的性子过急，也不少误事。李逵的“急性子”行事不是一两次了。在江州琵琶亭到渔船抢鱼，把人家整船活鱼放跑了。在江州劫法场，只顾痛快，见人就杀。晁盖对他叫道:“不干百姓事,不要只管伤人!”李逵哪里听使唤，仍旧一斧一个。三打祝家庄时，人家扈家庄扈成与梁山已经讲

和，成了同盟军了，李逵仍照砍不误。与戴宗一起下山请公孙胜时，李逵又斧劈罗真人。让朱仝上山时，又劈了小衙内。与燕青下山时误信谣言，当时连想都不想，上山就砍倒了杏黄旗。在寿长县坐衙，又到处惹起事端。打起仗来，总是光着膀子，拿血肉之躯去碰人家的乱箭,所以总是受伤。

“急性子”的人要加强自己的思想修养，努力成为驾驭自己情绪的主人。要自己约束自己，学会容忍，不感情用事。要看到自己的急脾气对他人造成的伤害，经常进行调节和控制。

宋江征战过度



梁山义军自受招安后,破辽兵,胜田虎,战王庆,战无不胜,并无一将伤亡。但在征方腊时却不同了。出征之前，108 将整整齐齐;出征之后,仅剩 36 员大将；回军途中，又有几位病故，有几位不愿回京当官,仅有 27 将回京,十损其八。虽然平了方腊,但是梁山好汉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浩浩荡荡的大聚义已不复存在，兴兴旺旺的梁山山寨已成过眼烟云。征方腊以后，梁山义军已成衰势，最后被蔡京等四大奸臣分而害之。一场轰轰烈烈的方腊江南起义和宋江山东起义，就在起义军之间的火并之中宣告失败。

宋江的山东义军和方腊的江南义军是当时力量最大的两支农民起义军，势均力敌，倘若联手，将会给宋朝统治者以致命打击。但是由于宋江主动请战征方腊，结果两败俱伤。

方腊义军在江南占有 8州 25 县,又有长江天险,兵强马壮。梁山众将虽然英勇，但世上绝无常胜将军，久战不停，总有闪失。所以每一战,双方都要损失几员大将,打到最后,双方都已势衰力竭,朝廷

不费一兵一卒却坐收“渔人之利”。宋江的失误就在于征战过度。本来经过破辽兵、战王庆、胜田虎以后,人马疲惫,应当有一个较长时间的休整，但是宋江却主动要求再去征方腊，连续不断的征战，使梁山好汉的战斗水平必然大打折扣。

世界上万事都应当有一个度,有度才有优势,过度会使优势转为劣势。综观我国历史上许多大型的农民起义，例如陈胜吴广、绿林赤眉、黄巾军、黄巢、李闯王、太平天国的起义,起义以后迅速扩展地盘，占州夺府，声势浩大。他们最后失败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力量过于分散，无度扩张，以致打得下守不住，首尾不能自顾是原因之一。诸葛亮也犯过征战过度的错误，连续不断地六出祁山，以致大量耗费国力。倒是朱元璋比较聪明,他听从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打好基础,稳扎稳打。

松下幸之助认为人做事情应当量力而行。年轻时的松下有一股不愿服输的劲儿，以十分的能力经营十二分的事业，虽说这并未导致失败,但是,发展到后来的造木船、制飞机,力所不能及,所以最终引发了他事业上最惨重的失败。故此，他以自己的体会劝诫世人“悠着点儿”。松下认为,只有 50 斤力气的人,要从事 70 斤力气的工作就会失败。但是,如果有 100 斤力气的人只从事 70 斤力气的工作，也未免太浪费，太可惜了。具有 100 斤力气的人，至少也应该从事 95 斤的工作才合适 不然,对自己、对社会都是一种损失。

做事情延宕、拖沓不是好事,但操之过急也未必是好事。该快则快，该慢则慢，这就是适度。

大流士扩张过度



大流士是 2 500 多年前波斯帝国的著名国王。28 岁那年,他登上王位,称大流士一世。他用 2 年的时间，陆续平定了各地的暴动，然后开始向外扩张。他首先挥军北上讨伐多瑙河下游和黑海北岸一带，回师时又趁势占领色雷斯等地，从背后威胁希腊诸城邦。历经数十年的征战，大流士控制了东起印度河，西至爱琴海区域，南抵尼罗河下游，北达咸海、里海和黑海的广阔地带，使波斯帝国的版图达到了空前的规模。

公元前 499 年,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起来反抗波斯统治,得到一些希腊城邦的支持。消息传来，大流士挽弓朝西射了一箭，发誓要兴兵踏平希腊。大流士在 58 岁和 60 岁时，波斯大军两度远征希腊，一次因大风暴不战而溃，一次在马拉松战役中被雅典人击败。大流士还没来得及发动第三次远征就得了重病，64 岁时饮恨而死。后来,他儿子子承父业,亲率 20 万水陆大军和千余艘战舰，第三次远征希腊。希腊各城堡决心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强敌。雅典、斯巴达等 30 多个城邦组成同盟,以 6 万兵力的希腊联军再次战胜了强大的波斯军队。

此后,波斯帝国开始支撑不住了,国势日衰,社会动荡,100 多年以后，被马其顿王亚历山大打败。

历史上许多人物发动战争，开始以锐不可当之势，东征西掠，南攻北战，占领大片土地。之所以所向无敌，全靠着一种“势”。等占领了大片土地后,每个地方都要分兵驻守,那种‘势’便荡然无存了，攻得下却守不住。此时，占领者便成了灭火者，一处起火，立即赶赴

灭火，此处火势正旺，别处又报火情，灭火队疲于奔命，最后处处起火。过度扩张，力量必然分散，顾头顾不得尾，顾眼前顾不得长远，后劲全无，不败才怪呢。

历史上扩张过度的，结果从来都是昙花一现。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多威风！他打败了波斯帝国，又北伐中亚，南征印度，经过 10 年的军事远征，再次缔造了一个空前庞大的横跨欧、亚、非三洲的马其顿帝国。马其顿王国寿命极短，在世界历史长河中昙花一现，成立不久便分裂了。

古罗马王恺撒多强大！他率军越过阿尔卑斯山征服了高卢中部地区，翌年又吞并了高卢北部，并越过莱茵河进入中欧地区。之后，他又两度率军渡海进入不列颠。恺撒以后，罗马成为帝国，地跨欧、亚、非三大洲。后来，罗马帝国爆发了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内战不断发生，北非、西西里、高卢先后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奴隶和农民起义。罗马鞭长莫及，由盛而衰。

阿拉伯大帝国多辽阔！这个大帝国也是靠一连串的扩张战争建立起来的，地跨亚、非、欧三大洲，范围超过了历史上的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缺乏统一的经济基础，它所囊括的各个国家、地区和部族彼此缺乏经济联系，用现在时兴的话说是只有规模，却无效益。随着帝国内各种社会矛盾的发展，帝国的崩溃在所难免。

拿破仑多么不可一世！他打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统治了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德意志大部分领土。拿破仑仍不满足，又对俄国不宣而战，法军长驱直入，直逼莫斯科。俄军老将库图佐夫诱敌深入，放弃了莫斯科。法军占领的莫斯科是座空城，加上天寒地冻、疫病流行，拿破仑这才觉察到战线过长、孤军深入的法军有陷入重围的危险，便下令撤退。在长长的退却线上，法军处处遭到俄军和各地游击队的追击、进攻和偷袭，饥寒交迫。离开莫斯科时的 11 万法军只

有 2 万余人逃生。

过度扩张，昙花一现。扩张虽然必要，但并非越多越好。如果力不能及,勉为其难,常常是疲于奔命,顾东丢西,久而久之,其弱点必然会在竞争对手面前暴露无遗，给对手造成钻空子的机会。过度远征，家门空虚。战线拉得越长，兵力就越分散，本土的力量相对虚弱了,如果让对方来一个“围魏救赵”,再欲抽兵回防,无奈鞭长莫及，那就“征而无功”了。

杨修小聪明过度



杨修是曹操的主簿,人非常聪明,才思敏捷,颇有学问,但自命不凡，喜欢卖弄小聪明，而且锋芒毕露。聪明反被聪明误，走进了智者的误区。

有一年，曹操让人建造一座花园，建成后，曹操前来视察。他没说好坏，只在门上写了一个“活”字便走了。杨修看后马上悟出：门里面放了一个“活”字就是“阔”字,丞相是嫌门造得太大了。于是下令重造园门。果然，曹操对改造后的园门很满意。

又有一天，有人给曹操送来一盒酥。曹操在盒盖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便放在案子上。杨修一看，便拿起小勺子与众人分吃了。曹操发现了问何故,杨修答道 盒子上明明写着“一人一口酥”,岂敢违丞相之命。

曹操曾经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跟从。碑背面写有“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对杨修说：你能不能理解这八个字的意思？杨修说：我能理解。曹操不让杨修说出来。走了三十里路，曹操才说已想出来了。于是命杨修在别处写下他的答案，曹操也写出了自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